

主 编 褚钰泉 一 本 关 于 书 的 书 阅 读 趣 味 尽 在 其 中

开拓视野 寻求真谛

——座谈《悦读》

伟大的事物，可能是危险的事物

『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生存困境

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

名人之累

纳粹焚书——危险的信号

中央政治局的一次紧急会议

『右派』是如何得到『改正』的

『九一三』之后的林彪女儿

舌尖上的毒从何而来

M 悦 读 K

第三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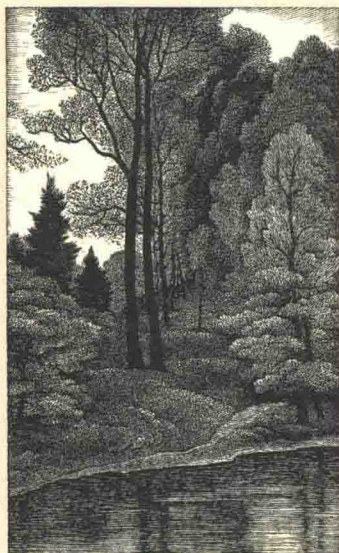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32

M^悦OK

主编 /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悦读MOOK. 第三十二卷/褚钰泉主编.--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391-8504-0

I.①悦… II.①褚… III.①书评-选集 IV.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8791号

悦 读MOOK (第三十二卷)

主 编 褚钰泉

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

特约编辑 林 韵

美术编辑 徐 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yuedumook@126.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30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8504-0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目 录 Contents

众言堂	开拓视野 寻求真谛——《悦读》出版三十卷座谈会	/ 005
特 稿	伟大的事物,可能是危险的事物 ——中国农业合作化始末	胡 平 / 022
	“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生存困境	王得后 / 040
自由坛	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	陈铁健 / 048
	儒教·儒教社会主义·儒教大宗师……	王培元 / 051
	“小职员”、“小阁楼”与“骨鲠在喉” ——历史的吊诡与见鬼:以当事人关于 《伤痕》发表前后的回忆为例(之二)	虞非子 / 057
	关于历史记忆与城市历史建筑遗存的命名	刘世龙 / 067
忽然想到	名人之累	陈四益 / 074
人 物	陈宝箴之死	茅海建 / 078
	丰子恺与翻译	钟桂松 / 082
书与插图	不死的《死魂灵》	汪家明 / 089

悦读一得	新一代农民工：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徐 珏 / 096
	医学史背后的中国社会	维 舟 / 102
海外见闻	纳粹焚书——危险的信号	翁义钦 / 104
域外风	为何要审判伽利略	萧文泉 / 113
艺苑杂谈	电影，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彭小莲 / 119
海外书情	使用电脑的预言家——法国大革命的卫道士——西方经典的辑佚——希腊世界的民主化——上帝显灵了——学术著作的市场——德意志的钢铁根基——十字军东征的起源	/ 122
书海巡游	► 有此一说 ◀ 两年后每个成年人每年可喝 102.5 瓶白酒——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正在加速——我国有 3.6 万公顷耕地土壤重金属超标——中共党员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总人口的发展速度——中国科学界的精英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趋势——上海地面沉降问题严重	/ 129

►历史往事◀

- 中央政治局的一次紧急会议 武健华 / 132
- “右派”是如何得到“改正”的 胡治安 / 135
- 奇怪的“老太太” 瞿定国 刘先廷 / 138
- 两岸默契护西沙 马振楼 / 141
- 邓丽君悄悄来到大陆 马多思 / 143
- 三八线传来的枪声 [韩] 白善烨 / 147

►人物志◀

- “九一三”之后的林豆豆 刘家驹 / 153
- 十世班禅大师的两次“监护” 汪东林 / 156
- 陈伯达的三次婚姻 传希贤 / 161

►国情点滴◀

- 令人警醒的一些数字 陈永杰 / 167
- 舌尖上的毒从何而来 曹永胜 / 169
- 从乡村走到城市的一个女孩 [美] 张彤禾 / 174

►信息荟萃◀

- 政审张明敏——解密邓小平留学莫斯科档案——有六十四位领导的书法家协会——被“容忍”的话剧——台军“文工团”走入倒计时 / 179

►文物与考古◀

- 发掘汉王陵 李则斌 / 186

►四面八方◀

- 雅科夫列夫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败也并不逊色 / 190
- 苏共末日仅有一人抗争 秦晖 / 195
- 一九五二年伦敦烟雾事件 穆与轩 / 198
- 你不知道的中国航天幕后故事 梁东元 / 202

卷首语

首都北京,是全国人文精华荟萃之地。阳春三月,在《悦读》出版三十卷之际,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张秋林社长促成,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座谈会。

是日,京城风轻云淡,艳阳高照,一派春回大地景象,来自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欢聚一堂,畅抒己见。既给予这本杂志书以热情肯定和鼓励,又提出了不少改进的意见和建议,气氛热烈融洽,令编者受益匪浅,本卷摘编若干发言,以飨读者。

开拓视野,寻求真谛。是学者专家们对《悦读》办刊宗旨的建设性定位。说真话,写真事,持真理,将《悦读》办成一份具有高品位、富有思想性的人文杂志书,是大家的殷切期待,也正是编者梦寐以求的境界。内容兼容并蓄,历史性、现实性、知识性、趣味性兼顾,形式大中小结合,雅俗共赏的风格,表达了作者、读者与编者的共识。

事在人为,办好刊物的前提是良好的人脉。要拥有一批优秀的作者(包括老中青各年龄层次),团结作者越多,涉及知识面越广,刊物就办得越多姿多采。对此,与会者献计献策,语重心长,令编者深受感动。

《悦读》创办至今,一路摸索前进,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要坚持办刊宗旨,满足作者和读者多方面的需求,还存在不少差距。俗称“三十而立”。进入而立之年,如何使这本杂志书更上层楼?专家学者们诚挚而热情的话语,使我们如沐春风,如饮甘泉,不仅帮我们清醒地认识今天,更激励我们勇敢地迎接未来。我们愿将这次聚会作为起点,进一步确立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信心,努力缩小差距,以答谢大家的厚爱。

目 录 Contents

众言堂	开拓视野 寻求真谛——《悦读》出版三十卷座谈会	/ 005
特 稿	伟大的事物,可能是危险的事物 ——中国农业合作化始末	胡 平 / 022
	“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生存困境	王得后 / 040
自由坛	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	陈铁健 / 048
	儒教·儒教社会主义·儒教大宗师……	王培元 / 051
	“小职员”、“小阁楼”与“骨鲠在喉” ——历史的吊诡与见鬼:以当事人关于 《伤痕》发表前后的回忆为例(之二)	虞非子 / 057
	关于历史记忆与城市历史建筑遗存的命名	刘世龙 / 067
忽然想到	名人之累	陈四益 / 074
人 物	陈宝箴之死	茅海建 / 078
	丰子恺与翻译	钟桂松 / 082
书与插图	不死的《死魂灵》	汪家明 / 089

悦读一得	新一代农民工: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医学史背后的中国社会	徐 珏 / 096 维 舟 / 102
海外见闻	纳粹焚书——危险的信号	翁义钦 / 104
域 外 风	为何要审判伽利略	萧文泉 / 113
艺苑杂谈	电影,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彭小莲 / 119
海外书情	使用电脑的预言家——法国大革命的卫道士——西方经典的辑佚——希腊世界的民主化——上帝显灵了——学术著作的市场——德意志的钢铁根基——十字军东征的起源	/ 122
书海巡游	► 有此一说 ◀ 两年后每个成年人每年可喝 102.5 瓶白酒——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正在加速——我国有 3.6 万公顷耕地土壤重金属超标——中共党员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总人口的发展速度——中国科学界的精英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趋势——上海地面沉降问题严重	/ 129

►历史往事◀

- 中央政治局的一次紧急会议 武健华 / 132
- “右派”是如何得到“改正”的 胡治安 / 135
- 奇怪的“老太太” 瞿定国 刘先廷 / 138
- 两岸默契护西沙 马振犊 / 141
- 邓丽君悄悄来到大陆 马多思 / 143
- 三八线传来的枪声 [韩] 白善烨 / 147

►人物志◀

- “九一三”之后的林豆豆 刘家驹 / 153
- 十世班禅大师的两次“监护” 汪东林 / 156
- 陈伯达的三次婚姻 传希贤 / 161

►国情点滴◀

- 令人警醒的一些数字 陈永杰 / 167
- 舌尖上的毒从何而来 曹永胜 / 169
- 从乡村走到城市的一个女孩 [美] 张彤禾 / 174

►信息荟萃◀

- 政审张明敏——解密邓小平留学莫斯科档案——有六十四位领导的书法家协会——被“容忍”的话剧——台军“文工团”走入倒计时 / 179

►文物与考古◀

- 发掘汉王陵 李则斌 / 186

►四面八方◀

- 雅科夫列夫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败也并不逊色 / 190
- 苏共末日仅有一人抗争 秦晖 / 195
- 一九五二年伦敦烟雾事件 穆与轩 / 198
- 你不知道的中国航天幕后故事 梁东元 / 202

开拓视野 寻求真谛

——《悦读》出版三十卷座谈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三日)

主持人:《悦读》出版已有三十卷了,一直想听听北京的作者、学者们的意见。今天才得以有这样的机会,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悦读》能进一步提高质量。

张秋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主要是以出版青少年读物为主的出版社。我们为什么要出版《悦读》?因为我本人有人文出版的情怀,加之遇上了褚钰泉老师这样好的主编,所以就有了三十卷的《悦读》。通过出版《悦读》我们开始介入人文出版领域,在这方面布局,希望聆听诸位专家的指教。

需要文化的坚守

董秀玉:我非常敬佩《悦读》这本杂志书的文化坚守。这些年,出版行业发展很快,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读物,各种各样的封面,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很漂亮,但是对文化的坚守却越来越弱了。但是

《悦读》这本杂志书坚持办了这么多年,认认真真地思考,认认真真地办刊,这一点是最基本的,也是很难做



到的。我要向张社长致敬。他的出版眼光和经营智慧都很突出,他们社发展这么快,而且还能够把一部分精力用在办《悦读》上来。培植一个读书的舆论阵地真的很难。这些年我们都看到,原来十七八家电视台都有读书节目,现在只剩一两家了。这是我要向《悦读》致敬的原因。

第二,这本杂志书很有思想性。我看《悦读》觉得很亲切,它透过书思考了很多问题,有很多很好的文章。我觉得一本杂志书能够突出思想性,而且坚持不懈,这非常重要。

有一点建议,希望关于书的评论和关于中国书的推荐能多一些。我们过去买不

到书是因为没有书,现在我们不知道选什么书,一年将近出版四十万种书,可以说是世界第一了,但哪些书是好的?哪些是真正值得看的?大家都不太清楚。有些新的作家有很多好的思想、理念和学问,但不为人知,读者很难了解。《悦读》里关于国外的书介绍还不少,但是关于国内的,关于书的导航希望再加强一点。

从《悦读》可以看出,这本杂志书的编者很平实,很朴素,是冷静思考的人。这样的编辑现在不多了。我看《悦读》的卷首语,我感觉到编者的思考,编者的愤怒,以及编者的关切。看得出他们是有理想,有理念,有追求的文化人。这样的人在当今社会里越来越珍贵。借这个机会,感谢他们办这本杂志书。

编辑要有理念,有眼光

资中筠:我平时收到各种各样的杂志有几十种,我大体知道在人文社科思想方



面的刊物是怎样一个情况。我觉得其实好的东西还是不少,各有各的特色。《悦读》创办以来,我觉得是越办越好。《悦读》的特点是什么?特别的兼容并蓄,什么样的文章,小文章、大文章,思想性、历史性、现实性的都可以容纳,但是不是杂的,都是开拓视野、寻求真谛,围绕着这样一个宗旨。我收到的这么多杂志,很多只是翻一翻,有的只是看标

题,有的稍为多看几篇。而《悦读》的可看度最高,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这就很不容易。

有人提到中国有没有思想的问题。假设中国根本没思想的话,杂志就根本不会有,它是无源之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根据我的感觉,特别是这些年来,最近的几年,中国的思想还是很活跃的,只不过表达不出来。在网上就可以看到好多不知名的年轻人写的东西,相当不错的。因为都用网名,有的写得相当犀利,能看出是读了不少书。

杂志办得怎么样,就要看能不能坚持你的宗旨,能够根据这个宗旨搜索到很广泛的很有深度的东西。《悦读》在这方面,这些年越来越好,在视野开拓和知识丰富、思想的容纳性方面都相当不错。杂志书主持人的判断力非常重要。编辑自己要有理念,主编的眼光和经验很重要。我们现在争取宪政,争取法治,希望我们这些国家不要人治,而要法治。但是在小的单位就是要“人治”。我常常看到一个出版社或者一个文化单位,只要换一个人,慢慢就不行了。实际上,在小范围里都是“人治”,因为我们就没什么可用的法,就看你这个人怎么样去做了。一家杂志在保持一定的知识、思想、品位、理念方面,体现出来的眼光和视野,就是看这个主持编辑部的人,包括编辑同仁们的理念,包括出版社的负责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思想性,就体现在这个方面。

根据我的接触,我觉得这些年大家思

想越来越活跃,我就怕死水一潭,而现在是浪潮涌动。所以不要妄自菲薄,说现在没有思想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过一阵涌动,那时活跃的青年现在都六十多岁了。我们应该让社会上代表时代前进的思想发扬出来,往前走,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理念。

《悦读》范围非常广,这个很好。我常常从里面得到一个新的了解和新的情况,能给人以新的知识,了解各种各样的资讯,同时又有深度,也能够容得下比较长的文章,对作者有足够的尊重。希望大家能爱护这本杂志书。希望它的发行量能够更多,希望能够更多地做一些促销、宣传的工作。当然更重要的是维持质量,这比发行量更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细水长流的工作。

含蓄的、鲜明的

汪家明:一本刊物,恰似一个人,总有自己的个性。《悦读》的个性,我认为首先



是含蓄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含蓄和鲜明、历史感和时代感,看着是矛盾的,可是恰恰

就结合在《悦读》身上了。即以最近印出的第三十一卷为例——

主要篇目:《人性·文化·制度》(资中筠)、《俄国人眼中的康生》(蓝英年)、《从半步桥到剑桥》(巫宁坤)、《西方历史中的

秘密会社》(萧文泉)、《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前后后》(李旭阁)、《“林彪集团”的下一代》(章剑锋)、《长江上的大型水电站》(陈启文)……其历史感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什么说她“含蓄”呢?主要是作者的表达方式。一是,这些文章中没有过于情绪化的东西,甚至不明确表态,虽然内在观点是不容置疑的;二是,文字简洁朴素,内容深入厚重。用更少的文字讲述深厚的内容,文章自然就含蓄了。为什么说有鲜明的时代感呢?这些文章涉及的事件虽已过去很多年,却都是今日读者仍旧十分关心的,对现实有直接的借鉴意义。《悦读》有越来越多的“粉丝”,被口口相传,上畅销书榜,正可证明其鲜明的时代感。

《悦读》个性的另一方面,是摇曳多姿、错落有致。内容虽偏重历史,但涉及极广,凡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等无所不包,栏目轻重均衡,文章篇幅则长短兼顾,重视卷首语和补白,虽然自称 MOOK (杂志书),其实是规范而严谨的期刊。如今,期刊泛滥,办刊随意,这样规范严谨的期刊已经很少见了。

说实话,不说空话套话

蓝英年:我先认识《悦读》的主编,后读到《悦读》。其实不能算“认识”,只能算“打过交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没写



过文章。也不是没写过,而是不写了,只翻译作品。为评职称也写过几篇空话连篇的“学术论文”,现在想起来都脸红。从苏联教书回来,同两位已故的朋友放肆纵谈,讲我对苏联文学的反思。他们闻所未闻,鼓励我一定把所讲的写出来。我写了《冷月葬诗魂》和《重提贝利亚》。一篇投给《读书》,另一篇交给到北京出差的《文汇读书周报》的编辑。而《文汇读书周报》正是如今《悦读》主编主持的报纸。《重提贝利亚》是一篇与我们对贝利亚通常看法不同的文章。我们知道的贝利亚是他与赫鲁晓夫争夺权力失败后赫鲁晓夫炮制出来的贝利亚,我所写的是真实的贝利亚,这位主编竟整版发表,对我是鼓舞。我感觉到我们还是可以不写套话,按自己的意思来写文章,于是我又写起文章来。投给北京、上海和广州报刊,渐渐也成为《文汇读书周报》的撰稿人。

如今他以一人之力编辑《悦读》实非易事。能办得有人看,抢着看,自己看完转借给别人看,就更非易事了。现在报刊无数,没人看,不爱看的并非少数。《悦读》为什么有读者呢?我想,说实话,不说空话套话,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说实话,对现实说实话,使人读过有收获,是重要原因。我对很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一直存疑,对不少现实问题无法理解,很想多少弄清楚一点,使自己明白一点,不能糊涂到老。《悦读》的文章解答了我不少疑问,所谓开卷有益吧。连《悦读》的补白也能开阔思路。现在大家都很忙,谁去读那些空话连篇的

文章呢?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编者同作者的关系。《悦读》的主编和特约编辑把我当朋友,我也把他们当朋友。这本应是极正常的事,朋友之间才能交流。可是现实中并非如此。有的编辑高高在上,要作者求他,花钱买版面。名望高的老年朋友未必感觉得到。可为提职称而投稿的人太清楚了。他们有时向我抱怨,我听了很气愤。不管多大出版社,如果有这种编辑,我决不同他们来往。

我唯一操心的是《悦读》的发行渠道,我知道很多人想读《悦读》却找不到《悦读》。中小城市的读者到哪儿去找《悦读》?我的两份《悦读》总被来做客的人“借走”。我不好意思老找编辑要呀!

希望能为更多的读者知晓

陈铁健:《悦读》已出版三十卷。二〇一一年夏,我看到这本杂志书时,已是第二十二卷了。捧读之后的



第一印象如同惊艳之遇,相见恨晚,倦恋之情油生。

封面清醒,篇幅厚重,有文有质,图文并茂。那枚印刷精美的彩色书签,每期各异,尤能拨动读者乐于观书的心弦。二〇一一年十一月,《悦读》的主编和我在上海淮海路边一家小菜馆促膝晤谈时,他说这枚书签的设置,是想给人一点儿阅读的愉悦和兴致。

编辑主旨,以开放包容、新旧兼收为路径达致客观公正、多元竞放的目标。文章内容涉及文化、思想、艺术、社会、经济、政治,多从历史着力,不忌涉及现实。文章形式多样,有长篇专论、短篇细事,更有大量知识性、掌故性的补白,新鲜生动,闻所未闻,启人深思。

与友人谈及国内文史刊物,多数读者对《悦读》尚未接触,源于发行渠道尚待改善。希望这位藏于深闺的美少女,为更多的读者知晓,并愉快地诵读着。

我看《悦读》



陈四益:《悦读》是一本“杂志书”。杂志书从字面看就是杂志和书的“混搭”。英语的“MOOK”本来就是“杂志”与“书”两个单词的拼接。顾名思义它应当兼具二者的特点。简略地说,它既有杂志的“杂和快”,也有书籍的“深和久”。大概就因为此,近年来“杂志书”颇为流行,我以为《悦读》是其中的佼佼者。读过的朋友,都赞它好。以为是杂志的,向我打听,在哪里订阅;告知以是书,则问我哪里可以买到。只可惜杂志书在今天还遭遇到体制性的发行两难:因其是书,邮局不办发行;因其是杂志,不走图书订货渠道。就像寓言里的蝙蝠,动物与鸟类都拒绝它加入。我总希望能有更多读者认识它,否则,会有明珠暗投的遗憾。

我喜欢《悦读》,一是因为它的大气,所载虽多属人物、文史一路,但议论不离现实,思考的也非那些闲适玲珑的小趣味,读来于我心有戚戚焉。二是它的驳杂,内容的多样性是杂志不同于书的一面。《悦读》每期的“海外书情”与“书海巡游”,每则文字皆短而选择皆精,即便“补白”也不是信手拈来,看得出编者的匠心,于开阔眼界,了解舆情大有裨益。三是编者眼光的广阔与锐利,能抓住社会遭遇问题的种种症结,从各个侧面加以解析,给读者多方面的启发。四是文风平实晓畅,文章大多深入浅出,就是一些考证性文字也读来兴味盎然,这在今日也是难能的了。

一本杂志书有如一桌菜肴,荤素、咸淡、凉热、干湿、大小、色泽、配料都要得宜,才能成其佳肴。连续出版的杂志书,又如每日菜肴,既要有总体水准的连续性,又要有不同的风味与食材,这样才能成其丰富。当初在学校听陈望道先生讲美学,以为美就是“繁多的统一”。于《悦读》,我亦作如是观。

回归阅读的乐趣

潘振平:不知不觉,《悦读》已经出版三十多卷了。记得二〇〇六年九月,接到这本杂志书的主编来信,称“《悦读》已重获新生”。此前,他主编的这份读物已经出版过三卷,不幸中途夭



折。他没有放弃,三年来不断寻找机会。他在信中还说:“想把她办成一本大众的文化读物,让更多人享受读书乐趣。”我想,这也许就是他坚持不懈的内在动力。

当年《悦读》的封面最上方有一行字:一本关于书的书,阅读趣味尽在其中。很好地概括了编辑宗旨。说实话,我没有读过《悦读》的所有文章,一般只是挑出有兴趣的翻阅,感觉中像是定期见到一个识见敏锐、资讯丰富、谈吐风趣的老朋友,轻松而愉悦。近年来,仅就资讯获取而言,纸质图书明显处于下风,读者不断流失或老化,所以不断有人大声疾呼,将阅读定义为全民运动,请求国家行政部门出面支持。作为出版界的一员,我们自然乐观其成。但内心深处也不免担心,读书这种相当私人化的事情,如何由行政机关来推动?读书的乐趣,在于精神层面的享受和内在修养的提升,也依赖于潜移默化养成的习惯,仅仅为了功利的目的,是很难坚持的。

现在各个出版单位都在拼命扩张,全国一年出版的新书已经有三十七万种,可是真正有价值有内涵有趣味的好书并不多见,而且淹没在茫茫书海之中,让爱书人难觅踪迹。所以,与其发动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靠立法,靠权力部门下指标,不如采取一些切切实实的办法,为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不同类型的图书资讯,让好书在图书市场受到尊敬,让鱼目混珠者迅速被淘汰,让更多人真正享受读书的乐趣。

读《悦读》杂感

王得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张秋林先生,和《悦读》主编怀抱出版了三十卷的佳绩,阳春三月,冒着北国



的余寒,不怕灰霾,来“首善之区”开作者座谈会,是小小的庆贺,更是听取批评,决心更上层楼。

忽然感到,张社长他们来自故乡——我读完初中高中的“洪都新府”,我该格外高兴才是。不是有诗曰:“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么?但我却感到那么遥远,那么生疏。毕竟离开她整整一个花甲了。尽管我常常慨叹:唐宋八大家,我江西拥有其三! 骄人的文脉而今何在?

三四年前,我的大师兄蓝英年老跟我称赞《悦读》和她的主编,拜读而又拜读,的确是好。大约前年,“我的朋友”陈四益先生,有一天打电话聊天,提到:你可以给《悦读》写点稿子呀!那时,我正碰钉子,还是没完没了的“华盖运”,手头有一篇稿子,就冒昧投给了《悦读》。主编第二天即复示:我喜欢鲁迅。下期刊用。愉悦之情,不言而喻。

这回奉陪末座,第一次见到《悦读》的主编,自然,更有张秋林社长。听了许多前辈和朋友的发言,和自诩高明只图说得痛快的宏大的全称判断,我也有点杂感。我

觉得《悦读》办得好,是因为守法度,有志向,讲真话,求实学。

朋友们说得好:《悦读》稳健;温润如玉。是的,首要它是谨守《宪法》,《著作权法》等法律,尽其所能用好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的“言论、出版”的“自由”;也谨守第五十一条“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建设法治社会所必须的。不良法条及恶法,另当别论。

有志向,这无须多说。志向是一个刊物的指南。主编和他的领导——社长的志向决定一个刊物的品位和质量。在商潮滚滚、向钱看齐的今天,能不为所动,而勇于文化建设,投资出版一份高品位的刊物,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正确,更不等于“真理”。我所说的“真话”,是心里话。这是一个知识者安身立命的根柢。也是一个社会可能改革的要件。当知识者甘为“托儿”,助“官魂”“匪魂”日益跋扈,迫使“民魂”苦苦挣扎,社会改革渺渺茫茫矣。鲁迅有言:“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若其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仅从人而发若机括;林籁也,鸟声也,恶浊扰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盖视寂漠且愈甚矣。”我读《悦读》,感到作者大都说的是“真话”;而编者更能不拘一格,使《悦读》多有异彩。

最后,是求实学。言之有物,而不无病呻吟;持之有故,而不作空谈。

愿《悦读》长命百期,长命百岁。

《悦读》——再启蒙的读物

郭启宏:启蒙

就是开发蒙昧。

《风俗通》云:“亦足以祛蔽启蒙矣。”《辞海》因之作出解释:“指教



育童蒙,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亦指通过宣传教育,使后进的人们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若是,则前者应指一些蒙书,比如从前的《百家姓》《千字文》《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而后者则是我所体认的启蒙。

启蒙是思想的变革,变革是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倘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大启蒙,那么今天面临的或许是更大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需要思想家,需要力行者,需要“被启蒙”的每一个人,当然,也需要包括纸质传媒在内的载体,此中,《悦读》是佼佼者。

《悦读》创办至今,已出版了三十卷,我每卷必读,且几乎每文尽读,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依在下愚见,《悦读》在再启蒙运动中起着良好的作用,《悦读》至少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告之以真相。无论掀旧,还是翻新,抑或“横空出世”,真相总是令人惊奇,复令人深思,往往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以刚印出的一卷——第三十一卷期为例。补白里,李锐写到毛泽东对知识分